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一二冊

大莊嚴經論探源 佛像概說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本冊包含三部著作，分別為列維的《大莊嚴經論探源》、小野玄妙的《佛像概說》和萊維、孝閻納的《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除《佛學概說》為高觀如譯外，其餘兩書均為馮承鈞所譯。

《大莊嚴經論探源》共分十五卷，專門對馬鳴的《大莊嚴經論》作了詳細考證。馬鳴為佛滅後百年時人，或說為佛滅度後三百年時人，甚而有五百年、六百年、八百年之說。其學識極為廣博，現存其梵文、漢文翻譯著作有《佛贊》、《金剛針論》、《十不善道業經》、《大莊嚴經論》等，影響極大。

《大莊嚴經論》係廣集佛陀之本生、佛陀在世之事迹，乃至于撰者之時代，有關諸種善惡因緣譬喻之故事，以導人入于正信為要旨之書。它不僅是佛教著作，其中涉及內容亦極廣，包括了許多佛教故事、古印度的地名和人

物、甚至還從另一側面體現了印度社會文化的高度發展狀況。作者對書中涉及的上述內容都作了詳細的解釋和考證，旁徵博引，對理解《大莊嚴經論》和研究古印度的社會狀況都有極好的參考價值。

《佛像概說》共分十一章，從『名義』、『類別』、『形相』、『出家形』、『在家形』、『姿勢』、『手印』、『持物』、『臺座』、『後光』、『丈量』十一個方面解釋佛像。所說佛像既包括繪于紙、絹、繡織成圖的平面佛像之外，還包括石像、木像、鑄像等立體的佛像。在形象上不僅有佛的尊像，還包括了諸菩薩、明王、諸天神鬼神等所有尊像。作者對各種類別的佛像都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可供佛像研究者以及佛教信眾們參考。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共分四章，分別為『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疏釋』、『十六阿羅漢之起源』、『賓頭盧跋囉惰闍故事考證』、『十八阿羅漢之變遷』。我國自古以來便翻譯了許多佛教著作，并且在史書中也保留了大量的佛教的相關資料，因而許多研究佛教思想的國外學者，常常會取材于我國古籍。但由于書中的梵文名詞以及古漢語形式的限制，研究起來不免有滯礙之感。

本書的兩位作者通曉梵、漢語言，并以科學方法進行綜合比較的研究，對梵文名詞的意義作了解釋和考證，內容甚廣，所下功夫極深。所可惜的是原書對於梵文名詞沒有詳盡解釋漢譯名，對於所引的原書卷數，也略有誤注。譯者在翻譯時對這些有誤之處均作了勘對檢尋，加以訂正。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大莊嚴經論探源

Sylvain Lévi 著
馮承鈞譯

第一二冊 大莊嚴經論探源 佛像概說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

一、大莊嚴經論探源 (Sylvain Levi 著 馮承鈞詳)

卷十一	六七	一
卷十	六五	二
卷九	六〇	三〇
卷八	五二	三五
卷七	四二	三二
卷六	三九	三五
卷五	三七	二七
卷四	三一	二七
卷三	二二	二七
卷二	二一	二七
卷一	一一	一

卷十二

卷十三

七
六

卷十四

八
一

卷十五

九
一

二、佛像概說

(小野玄妙著 高觀如譯)

一名 義

二類 別

三形 相

四出 家形

五在 家形

六姿 勢

七手 印

八持 物

九臺 座

六
一

五
七

四
八

四
一

三
六

二
九

三、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策維 孝問納著 馮承鈞譯）

譯者序

第一章 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疏釋
第二章 十六阿羅漢之起源	五四
第三章 賓頭盧跋囉惰闍故事考證
第四章 十八阿羅漢之變遷	六九

大莊嚴經論探源

四十年前，馬鳴（Aśvaghosa）之名，惟一見於梵文學史而已。研尋久之，其人遂一躍而儕於印度思想大師文學大師之列。一八二九年時，候遜（Hodgson）君在尼泊爾（Népal）國梵文佛典殘籍中，發見馬鳴撰之金剛針論（Vajrasūci），遂共其國文士翻爲英文，刊行於一八三一年。候遜君曾就地調查撰人時代籍貫，但「尼泊爾人惟知其人爲一大賢（mahāpandit），撰有佛典，除此小冊子之外，尚有佛讚詩（Buddha Charitra Kavya），喜面妙音緣（Nandi-Mukhasugha-sa Avadana）二種膾炙人口」，此外無所知也。一八三九年中，印度博泊爾（Biopal）英國駐員衛金聲（Lancelot Wilkins）君亦得一梵本，刊布其文，并以一頗饒興味之文附於卷末。緣馬鳴此書，攻擊階級制度甚力，而衛君所延之婆羅門，非附以駁論，則不願董其事，可見馬鳴金剛針之針鋒尙銳，歷世雖久，尙能引起無也。

候遜君後以所獲鈔本及金剛針佛讚（Buddhacarita）一寫本贈之布耳努夫（Burnouf）

君布君於所撰之印度佛教史緒言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 indien*) 中，已說明此二書之興趣，擬稍晚再考定其撰人。時勒米沙 (Rémusat) 君採輯漢文材料，已言佛教之第十二祖即爲馬鳴，然布君謹慎過人，不欲因名稱偶同，遽認此二馬鳴即爲一人。揆其意似以此二書撰人時代較晚，疑爲一苦行者或宗教家。

維白耳 (Albrecht Weber) 君亦爲印度學之名宿，繼布君之後，尋究此金剛針問題，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大學院提出論文，謂於婆羅門教之優婆尼沙 (*Upanisad*) 中發見一金剛針論，而以其撰者爲反對佛教之商羯羅 (*Sāṅkara Ācārya*)。維君固執此本爲原本，馬鳴特借人之矛攻人之盾而已。所幸此論文之後，附有希夫耐 (Schiefer) 君所輯漢蕃西藏音稱爲藏恐有誤。故以音代之。 二藏關於教祖馬鳴諸事，馬鳴之面目因之大彰，夫然後知其人爲博士，爲樂師，爲文體家，爲宗教辯論家，且與當時一名王爲友。此王即於紀元初，征服印度之迦膩色迦 (*Kaniṣka*) 王是已。

俄國哇西列夫 (Wassilieff) 君所撰之佛教 (*Der Buddhismus*)，極有價值之書也。一八六〇年本費 (Benfey) 君譯爲德文，西歐印度學家始獲參考。哇君精研佛說，熟知漢蕃語言，其書刊

行，馬鳴對於佛教哲理之勢力遂顯於世。一八六九年希夫耐君又譯蕃文達拿那塔 (*Taranatha*) 氏所撰之印度佛教史 (*Taranatha's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dien* 同年吐君亦譯蕃為俄) 馬鳴本傳故事遂益加增。顧藏學家譯印度故事極爲忠實，據云：『馬鳴爲一種特殊人物，天賦技能甚衆。』馬鳴之文學的重要，因藉以證明，但歐洲之評鑑家不能不加以決擇。

但馬鳴文學盛名之復活，要不能不歸功於畢耳 (Beal) 君，第畢君亦備嘗冤苦矣。此君首先於廣博的中國大藏之中，鳩集無數事跡史料，民話，故事，有裨於考古學歷史學文學者良非淺鮮。惜未爲人所注意，所利用。其材料乃特爲印度學家所鳩集，漢學家不知之；印度學家又懷疑不決，而待漢學家之證明；指責其誤者亦不乏其人，惟曾試爲研究佛教的中國者，始知其困難；無論學問如何該博，亦難保不致失敗。吾人不惟不輕視之，且驚佩其不解梵文，又乏印度學家之輔助，成績能如是之佳，選擇能如是之善也！嗣後印度部 (India Office) 置有中國大藏，遂延其分別部類搜討之間，極注意馬鳴所撰之大莊嚴經論 (*Sūtralankara*)，曾說明其價值，并逐譯論中民話數種，編入倫敦大學課程之中。一八八二年 次年復將四二〇年曇無識 (*Dharmarakṣa*) 所譯佛所行讚經轉漢爲英，



大莊嚴經論探源

刊布於東方聖典集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中。第十九冊當布耳努夫君初主梵文講座之時，對

於此經梵文原本之價值，不無誤會，及佛教故事之構成，及梵文文學之發展等新學理發生之後，馬

鳴之佛所行讚當然引起其注意。不久又有新證加入，前之否認馬鳴爲撰人者，至是遂不能不承認

之矣。日本學者富島 (Ryauon Fujishima) 君，余及門弟子也，於一八八八年及一八八九年亞洲

報 (*Journal asiatique*) 中將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讚詔學儀二篇譯出。按此傳全文已由高楠順次耶於一八九六年譯成英文

考義淨於六七一年西邁，至六九五年歸國，週歷五天南海二十五年，其志不惟求法，且欲弘律，尤重

根本說一切有部 (*Mūla-Sarvāstivādin*)。義淨所證，應無可疑。據淨與玄奘所說，惟知有一馬鳴。

西城記卷八云：「有阿濕縛塞沙 (Asvaghosha 原註唐音馬鳴) 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

云：「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

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爲詩，五天南海無不諷頌，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

聖教，能生福利。」其說誘人如此，研究者能勿動心乎？佛讚梵本國民圖書館現有一部，余乃事影譯，

擬翻全文以供研討，先將第一讚譯載亞洲報中。一八九二年正續翻間聞英國劍橋 (Cambridge) 大學

梵學名宿戈衛耳 (Cowell) 教授亦在牛津逸事 (Anecdota Oxoniensia) 之中開始刊布其文，有人翻譯，余乃中止。戈君佛讚全文已於一八九三年刊出，次年又將此本譯為英文。戈君熟曉印度古典，據其所說，馬鳴為印度古詩人迦梨陀婆 (Kālidāsa) 紀元前一世紀時人之先進及模範。又云：『佛讚至第十四讚止，為馬鳴原著，其後三讚為後人所依託。』自是以後，學界之疑遂解。諸梵學名宿，如比萊 (Büller) 基衡 (Kielhorn)，白特林克 (Böhlungk)，盧曼 (Leumann)，呂德司 (Lüders) 等，皆取佛讚研討之，一如前此之研討，金剛針，以其鴻博學識，整理原文。

余旋因印度年代學之一根本問題，須為解決，曾取材於大莊嚴經論中，蓋為採輯貴霜王迦臘色迦之史材，曾將漢本論中稱揚此王信教二事取證也。余見此書詞翰之美，於遊尼泊爾國時，極盼於此國中得一梵文原本，但僅得一名同時代較晚內容各別之本。旋赴日本，忽又晤一歐洲人尙未認識馬鳴所撰之大乘起信論 (Mahāyāna-Saddhātpāda)。此論在日本廟寺學校之中風行一時，咸以此論為大乘教理之歷史的基礎。余藉諸名德之指導，獲讀此論，并比較兩種漢本，譯出全文，攜歸歐洲，但未刊行。緣前西京道院弟子鈴木 (Teitaro Suzuki) 君，因美洲弘揚新佛教，遂赴美洲，



大莊嚴經論探源

於迦留司(Carthus)博士董理之下，將此論完全翻譯也。由是觀之，馬鳴不僅爲金剛針之辯論家，大莊嚴經論之民話家，佛讚之詩人，兼爲富有高深哲理，提倡重興佛教新說之人矣。

如此偉大人物，經行世界舞台，所留存之事蹟，當必永存於人類記憶之中。茲試爲略其神異，將其本傳，大致說明於下，所採諸書名單列左：

五世紀中

釋摩阿衍論四〇一年譯

馬鳴菩薩傳四〇五年譯

大智度論四〇二至四〇五年譯慧遠

三三三至一六年入疏

省稱釋
省稱馬

大智度論僧叡三六三至三九年入序

省稱僧
省稱雜

雜寶藏經四七二年譯

付法藏因緣傳四七二年譯

大幻經四七九至五〇二年間譯

省稱大
省稱付

六世紀中

燃虧槃豆傳五四九年譯

大乘起信論五五四年智顥序

歷代三寶記五九七年撰

七世紀中

大唐西域記五九九至六
六四年間撰

南海寄歸內法傳六三四至七
一四年撰

大乘起信論法藏六四三至七
一二年人疏

此後撰述

佛祖統記一二五〇年撰

佛祖歷代通載一三三三年撰

達拿那塔印度佛教史一六〇八年本

省稱世

省稱智

省稱歷

省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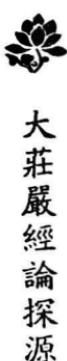
省稱南

省稱賢

省稱記

省稱載

省稱史



馬鳴爲佛滅度後百年時人，釋引或爲佛滅度後三百年時人，釋引或爲佛滅度後五百年時人，釋引或爲佛滅度後六百年時人，賢大智或爲佛滅度後八百年時人。釋引其產生地似在恆河流域，有作舍衛國（Sravasti）婆枳多（Suketa 即阿瑜馱 Ayodhya）人，本佛譯有作華氏國（Pataliputra）今 Bénarès 人，付有作西天竺人，釋有作南天竺人，按原書末註出處或爲不可考柯刺多（Khorta）地方之人，史婆羅門種，通明外道學術，未註智周萬物，道播三乘，西善解樂聲，音節哀雅，曲調成就，華氏王恐其人民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空曠，乃禁作此樂。付初爲出家外道事大自在天神（Na-bevara）勝（Parśva）尊者自北天竺至中天竺，度之爲沙彌。馬一說爲富那（Pūra）所度，城二說爲聖天所度。史月支國王迦貳聞其才辯蓋世，以兵圍婆枳多城，取之而歸，馬與王爲友。雜第九十四緣但據一晚出之說，謂馬鳴不願去之月支，命弟子一人代往。史

馬鳴之撰述現存者，梵文中有一部份，漢文蕃文中亦各存一部份，梵本現存有佛讚四一四至四二一年間有漢譯。蕃文金剛針論，漢文有九七三至九八漢蕃共有者，爲健椎梵讚（Ghaṇṭī-stotra），蓋爲首譯事師法亦有譯本。一年間法天譯本。五十頌（Gurupāñcasatika），漢本爲一〇〇四至一〇五八年間日稱譯十不善業道經（Dasakuśalakarmapatañidesa），